

上元縣志



地 220.15-2

34

: 14

地 220.15

34

: 14

上元縣志卷二十六

藝文

藝文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禮
 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文非辭章絺綉之謂也然漢
 之賈誼董仲舒楊雄司馬相如文章瑰麗號稱西京
 降及晉室以迄齊宋梁陳競尚新聲致流僞體有唐
 韓愈起八代之衰紆餘卓犖宋歐陽修蘇軾兄弟浸
 淫漢氏不懈而及于古然則文雖一藝其所以涵養
 本原而馴其機以致之者豈無其道與邑固人文淵
 藪明代如焦弱侯顧文莊余集生等登臨覽之作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一
 固足以發思古之幽情而前令程公三省夏里諸議
 切於民生吏治是又藝林所宜寓目也志藝文第十
 其目凡十有四

表

疏

啟

記

序

贊

銘



論 文 賦 詩 辨 議 考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二

表

為南康王讓丹陽尹表

六朝 庾肩吾

臣聞劍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簾圖五嶽寧識崇朝之雲是知測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廷白駒空谷惟帝念切惟明克允君子之國幸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于貪

謝秣陵令表

鮑照

臣照言即日被尚書召以臣為秣陵令臣負鍾下農執羈末皂情有局塗志無遠立遵命逢天行沾官牒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一
不悟恩澤無窮謬當獎試用謝刀筆猥承 三 職豈是聞儒所能克任今便抵召違離省闕係戀罔極不勝下情謹拜表以聞

諫以宋紫極殿材起宣陽門表 王儉

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稱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帝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悅况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彰龍袞璇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為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于股

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驚豈靜處之方且又三
農在日千畝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
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
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修理而合度改作之煩于
是乎息所啟謬合請付施也

疏

請舒江南三大困疏

國朝 郎廷佐

爲請舒江南三大困以奏治平之實效事竊臣以鴛
下之材謬膺重寄懼深蚊負寢食靡寧臣到任三月
餘調劑兵民清理錢穀痛禁夙弊振飭紆紉凡係有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二

皇上安此一方民然治國如養身必使元氣充足血脈
貫通而後百骸無恙可臻上壽倘或諱其積疾而弗
肯明言扭於暫安而不請醫藥必至元氣漸傷疾病
大作雖有盧扁莫可收拾治國亦然也夫惟江南一
省乃數省咽喉水陸通衢不知者見其車塵馬迹民
物熙融以爲太平世界殊不知官困於考成民困於
徵逋商困於封船似此三者是爲目前極難治之事
若憚於難治坐待其敝而不自難治之中求一變通
之法雖欲守法度遵功令不致滯礙而不可得官吏

非不遵 功令百姓非不守法度實勢理使然也臣
係江南長吏明知地方之疾苦不設法變通備告於
我

皇上是臣溺職臣咎何辭臣謹陳三事於後伏乞 採
擇如法調劑事事安妥不數年間民自含哺鼓腹不
知帝力之何有也封疆幸甚軍民幸甚 一舒官吏
考成之困今江南官吏多以降調爲幸爲錢糧積欠
多而考成嚴也夫以數年之積逋追徵於一時且有
見年之錢糧併督完納未完一二分卽有一二分之
考成未完六七分卽有六七分之考成輕以罰俸住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俸重則降調而去如上年考成十二年錢糧各衛守
千降革殆盡無官安署又不容不暫留理事反覺未
便再如府縣降調更換者難以枚舉夫以數年積逋
催徵一時官知考成之不能免盡力捶敲已有必去
之念民知官長之必去視爲電泡絕無懾服之心若
勢於催利便拙於撫字尚能出其餘力宣布

皇仁教民爲善耶臣恐政事日壞民心日偷所關地方
之治化匪淺渺也臣愚請將考成規則去其降調一
節至重不過革職帶罪仍令在任課其成功旣以革
罰帶罪又不能遂其去志勢必安心治理勉力前圖

庶政事不致於廢弛人才亦得以展布或有疲弊不振難堪治理之人臣與撫按諸臣指名叅處另換賢能如此而吏考成之困可舒矣一舒民間積逋之困今江寧一省自 年起至 年止積欠錢糧至

萬 千 百兩矣如是之多果實欠在民耶所欠之數弊竇多端亦有官吏侵蝕混稱民欠者亦有解銀出庫役烹分者屢經清查必不能徹底一清者何也乃新舊牽濶頭緒多端奸役朦朧上下彌縫故也若不變通成例設一良法雖百年亦止如此臣愚請以十四年爲止通將以前拖欠名目無論入折統造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四

清冊交與右布政司徹底清查不許仍用上布政書役用絕夙弊或係已解而無批廻者或係經承侵欺那借者查各解役書役姓名註於項下按數清追以上各項獨造一冊或係某官支用或奉某官提取而不應開銷者查明姓名註於項下雖陞遷離任亦必本追問有死放無人可追卽分註明白請示定奪以上各項獨造一冊另將民間實欠之數獨造一冊議定一年正徵若干大張告示使民知有應納之數冀有完期自不肯干受敲朴得以辦納完納一兩卽給與一兩之完票完納十兩卽給與十兩之完票分頭

督催責成各道按其道屬府州縣卽令右布政造一
總冊與之立定考成掌總者係右布政分催者係各
該道按冊而稽專理舊欠至於十五年應徵一切新
帳單責左布政起解存留直捷了當如此則徵新補
舊之弊得除借端欺隱之情盡杜而民間積逋之困
可舒矣一舒商民封船之困江南一省乃數省咽喉
舟楫所通商賈所至多聚於蕪湖鎮江省會發貨之
地一切貨俱係船裝船多貨多則各關之稅銀足額
而無虧今則不然矣向因封船載兵商多裹足其所
封之船雖給食米等項然船中所載之貨必移置於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五

岸上坐困商賈或謂客貨船隻禁止封覓上封空船
殊不知江河之船盡係客船舍客船而不封空船能
有幾隻可以送往還之兵馬乎致悞軍機孰爲重大
以兵船之十分論之八分皆客船也臣聞封船之事
大有不便其間種種情弊種種苦楚鄭圖難繪自臣
在事之後已經四五次萬分艱難每一封船之際各
船俱聞風遠遁江河一空千方百計僅能了事至今
日封船之術已窮船戶之避愈巧此後大兵往還仍
待封船必至悞事若不急急預籌萬一臨期無措咎
將誰諉臣見江西撫臣請造船備送兵馬已經部覆

旨允行矣江西既已造船江南亦宜速造如江西造而江南不造勢必偏累江西南北遠送終非久遠之計與臣共事者三處撫臣從江西之例勅下三撫臣江西是何造法江南亦可踵而行之庶商賈無封船之苦征師有可坐之船而封船之困可舒矣

船政疏

馬國柱

為運丁舊冊堪稽僉勾積弊宜剔仰祈

聖明俯賜採擇事臣聞凡事更張即起借端之弊前人有例何難按藉而求如明朝用黃快船以髮貢物設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六

運船以輓漕糧事雖並重然黃快船丁係編審小甲糧船運戶係食糧祖軍人實分途先是兩丁皆以正身應役備受監局廠衛之編害蕩產傾家賣妻鬻子甚至逼勒投河二百餘年有寃無告嗣據南北兵部堂屬詳議疊疏奏請定為免役編銀之法快丁每歲納銀壹萬伍千兩黃丁每歲納銀貳千叁百兩徵解南兵部以為繕船募役之資此萬歷十四十六等年兵部題准刻有船政新書可據兩丁遵此而行非一日矣至于運軍承祖戶運差凡有事故止于本差軍餘內撥補不得將黃快船編丁掣出領運此萬歷二

十一年兵部題准至崇禎四年南兵部尚書傅振商與漕運總督李待問因明職掌又題委司官陳鍾盛將萬歷八年及四十六年老冊與運軍祖戶運餘底冊逐月支糧冊兜底清查審定運軍一萬八千六百六十名有現運旗甲有食糧運餘有清出竄丁有空閑備補其間某衛某幫某戶某丁祖宗姓名子孫人數刻有運冊新攷可據運軍遵此而行亦非一日矣乃值我朝創造紛然舊弊叢生奸甲旣思竄戶而息肩貪弁反借勾查而居奇臣前閱總督漕臣沈題疏及部臣覆議慎重精詳深恐殷實運軍氣戶逃差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七

致悞 國家漕務雖然臣謂此輩有敢竄之心無能竄之法何也兩書在案運自運丁自丁固截然不容混也臣思我

皇上念念爲民事事除害一切省直錢糧盡照萬歷年間編派以絕貪官污吏額外濫加之弊則船政運冊亦萬曆年間基省兵部幾經參駁而後成書使清查照此清查則載冊祖軍誰敢指鹿爲馬僉運照此僉運則納銀船丁自難以羊代牛斬斷無數葛藤省盡許多騙詐茲據分守江寧道副使林天擎呈送兩書到臣除另咨送戶部查驗外臣謹繕疏奏 聞伏乞

皇上勅部詳議請

旨施行仍將原書發臣臣惟躬俸重刊頒布各該衙門使軍丁世守成規永戴

皇仁可也緣係運丁舊冊堪稽僉勾積弊宜剔仰祈聖明俯賜採擇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啟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啟

六朝任昉

臣彬啟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敕當修理臣亡高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八

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滯淪惻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邱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傷日月纏迫陛下宏宣教義非求效于方今壺餘烈不泯固陳力于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于晉典樵蘇之刑遠流于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此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啟事以聞謹啟

記

明道先生書院記

學宮

宋朱熹

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珙居守建康之明年夏四月始立明道先生之祠于學而以書走新安之婺源

抵熹曰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願學之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及來此邦屬邑有上元者先生少日遊宦處也攷之書記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倏然問諸故老以稽其實則兵革變故之餘風聲氣俗蓋已無有復傳者矣始至慨然卽欲奉祠以致吾敬使此邦之爲士者有以興于其學爲吏者有以法于其治爲民者有以不忘于其德不幸歲適大稜救飢之事方急于今乃克遂其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而讀其書也故願請文以記之旣而府學教授孫君

蘄沈君宗說亦以書來申致公意且具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及與今之所以暇豫而得爲者其語詳焉熹發書喟然仰而歎曰尊經尚德公之志則美矣旣富而教公之政則得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于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常病世之學者舍近求遠處下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

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焉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區區不敏竊願以是承公之命庶幾于公之志先生之學兩有補焉又惟公之忠言讜論既已效于朝廷今雖在外而其所以救災而弭患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于先生之所存必有深感而默契于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以致其尊賢尚德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若夫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教其人使之從事于爲己愛人之實而無空言躐等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十

之弊是則孫沈二君之任也與二君勉旃熹于是其有望焉耳矣

明道先生祠記

解舍

宋真德秀

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若春陽之溫其吐詞也泛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于家而士之願從者衆同爭新法于朝而天子諒其忠用事者感其忱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畀憲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沒也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以爲時使見用必將有綏來動和之效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與于先生

佐興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于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攷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說正人心諸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乾道中資政殿大學士劉公拱知府事始祠先生于學宮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爲之記則旣較然昭著而足以風勵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卽廨舍之前爲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卑隘弗稱嘉定甲戌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于帥守劉公築增而大之德秀時將漕焉捐金三十萬粟三十斛以助之未幾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士

豫章李公珏繼至咸相其役爲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爲樓高明潔清內爲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爲小室焉曰讀易外爲齋一曰近仁齋之側爲亭曰靜觀又爲兩廡翼之而刻表墓與何南雅言于其壁危君之于斯役勤矣而劉公之經始也嘗屬德秀爲之記危君又重以爲請再三返而不置德秀以固陋力辭而不可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蓋茫然不知所向而粗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見于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秘

覺萬世之迷其有功于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于此則又有二言焉母不敬以操存于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于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于先生之道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爲然則刻之堂上以示來遊于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高而用力有要萬一有可爲興起之助云爾

南軒先生祠記

宋杜杲

我宋濂溪二程先生出而發聖賢之秘孟氏始得其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十三

傳道統于是乎有寄中興以來文公朱先生以身任道開明人心南軒張先生爲文公所敬二先生相發明以續周程之學于是道學之傳如日之升如江河之沛凡講習之地皆有祠宇百年之間儒風彬彬獨金陵天禧寺之側有屋六七楹曰南軒實先生講習之地想其朝思夕維參前倚衡天地之運化聖賢之傳授父子講求于尊君救時之策朋友發揮乎垂世立教之序闢百聖而不違通萬世而無愧是軒也豈容使之荒蕪而不治惜乎歲久日就傾圮杲作贅江淮慕心竊念之近冒閭事欲因舊而增新之比至殆

不可舉于是命工治葺內外整齊繪先生之像于中使承學之士載瞻祠宇尚想道誼人亡道在如將見之嗚乎間有當式者慕有當拜者此軒之當新庸非守邦者之責尚冀來者之不忘也

青溪先賢堂記

宋周應合

公卿大夫士可祠三道一德一功一金陵帝王州上下數十年間有道有德有功者相望吳晉之臣皆有祠而他代闕焉開慶元年秋資政殿學士大制帥馬公昉祠先賢于青溪最勝處凡生于斯仕于斯居且溪于斯而道德功可祠于斯者自我朝上遡漢周列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四十有一取于吳晉僅十有二先是寶祐丁巳公以太常伯任留鑰建江閩政通俗阜教民靡不勤章往勸來是祠所由作屬學諭馮君去非定其可祠者而爲之贊會上謀荆帥趣公易鎮祠事迄未備越一載進視四輔拊甘棠而臨之凡前志未畢者是究是圖祠乃成八月壬辰舍菜成禮會弁如星相古先民洋洋如在景行行止克廣德心客有賦者曰吳鑿青溪千二百年九曲縈紆七橋蜿蜒鳴雞雉荒亡流連觀昭明之宮銜樂遊之苑宣尼廟圯青姑祠荒此溪之所以堙而流之泥于遠也今揭虔妥靈聖賢其居今

聞廣譽黼黻其書俎一豆革管絃之靡聲教滌燕游之
娛此溪之所以濬而澤萬年之留都也公謂客曰子
徒識青溪之改視易聽而不知我朝之度越前代也
盍觀之是禘乎清莫如子陵而隱之致堯其流也忠
莫如清臣而子布子羽其儔休徵之孝望之之節子
隱之勇內史之介逸少之雅仲倫子珪德施太白東
野之文皆可以言德而未若秦伯之爲至明哲則陶
朱公整暇則茂弘安石英邁則士行公瑾幼度皆可
以言功未若孔明之爲盛我宋諸賢功德兼之武惠
士行也忠獻茂弘也忠襄望之也忠定孝肅清臣也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齒

介公滎陽之隣也忠宣其謝安乎正肅其子羽乎恭
惠致堯之優乎莊簡忠肅公瑾之亞乎至若河南純
公龜山文靖公南軒宣公滎陽文公西山文忠公皆
以道鳴者則漢而下所未有也而皆萃于吾宋孔子
而後道不在茲乎有道者必有德必有功而功之不
究或係平時苟不至德無以爲道本也重道德而輕
功業人將知體而不知用崇功業而遺道德人將知
流而不知源吳祠所重在功而道德之意簿晉祠或
功或德道則未聞也古今並行二者始備大學之道
在明德親民止于至善曾子發至善之傳曰君子皆

其賢親其親小人樂其樂利其利所以沒世不忘也是祠之作因其不可忘而思其所可學某也道某也德某也功勉而進之三者全則至二則大一亦不失令名社稷生民終將賴之二三子其有志于斯乎客曰大哉新民之賜抑以得公尚友之志公命記之並作迎享送神之祠使民歌之諸氏各行事各具本讚不復書公名光祖字實夫金華人受道西山後學稱裕齋先生云

一拂清忠祠記

明 葉向高

余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名山俎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十五

豆在郡國力拒權相之招至陷以美官而不顧屢觸群奸之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辭汲汲皇皇爲百姓請命此其人豈僅以慷慨敢言自表見者銀臺之疏一上人主致感嘆咨嗟傍徨不寐舉其平日君臣間日夜講求以爲振古之事業者一旦而幾于盡格是時元老大臣如富韓諸公力爭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得之其精誠力量爲何如乎先生一爭于安石而侂勝再爭于惠卿輩而遂不勝人主一中于安石而侂悟再中于惠卿輩而遂不悟新法之行而罷罷而復行先生之竄而歸歸而復竄以卒成元豐

紹聖之禍焉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先生志雖不
售而精忠勁節已足暴于天下萬世無所復憾獨惜
元祐彙征之時僅以廣文一席置先生于遠郡而無
能推轂同升以究先生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
辭其責者先生大節具在宋史其詳在景定建康志
初建祠者爲總領商公頌以嘉定十四年有上梁文
并謚議皆得自焦公家藏而計部爲梓行附以祭文
題詠襍作而余爲書此以復焦公且使過祠下者有
所考焉爾祠在清涼山之麓其右爲耿天臺先生講
學處時萬歷三十二年癸卯之冬月也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六

按祠年久傾圮

國朝漳浦蔡公知府事捐俸新之閩人陳秀山等經
紀其事不惜多金祠乃嚴整如初時乾隆十三年
八月委掃葉樓僧志宏供其香火

陽明先生祠記

明焦竑

孔孟之學至近世而大明如日之中天非無目者未
嘗不知而仰之則陽明先生力也先生自謂其學凡
數變蓋死萬死一生中得之是豈可以易易言哉今
先生之說盛行于世而尸祝之者幾遍宇內獨金陵
京師首善之地先生爲太僕鴻臚卿于此者且六年
都人士沐浴膏澤沾丐芬芳者不少矣而顧無專祠
以祀之非缺事歟頃歲紹興周海門公以符卿攝京

先士大夫摳衣問學者無虛日其所推明闡繹率先
生意也爰念居游無所而瞻向靡從非所以興學乃
擇高敞燕閒之處畚壤測泉而大葺之經體面勢言
言噲噲不大變徙而祠適成當是時京兆黃公繼至
尤嘉公意而相其所營于是斲削丹雘之飾煥然完
富而士以得學其中爲樂相約而詣予請記易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予觀先生之始也
其爲慮深嘗示人以器而畧于道俾守其矩矱而不
爲深微之所眩然使終于此而已學者將苦其無所
從入而道隱矣乃遴一二俊又時以上焉者開之如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七

所謂無善無惡者是已至今昧者未隱于心而大以
爲先生病孔子不云乎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可
不可者卽善與惡之云也寔且舉意必固我而絕之
則空洞之中纖微不立而何善之可言乎無美者天
下之真美也無善者天下之至善也是非都捐泯絕
無寄而變化兆焉此道之窾縻而名曰大本者也不
此之求而嗷嗷然枝葉之辨辟于執糟粕而棄醇醪
烏足以與于道哉夫爲學而致道猶掘井而及泉泉
之弗及卽九仞何爲也先生起于學絕道廢之餘處
困居夷矢志必得以彼磨礱鍛鍊如木生嵌巖竒蹇

之限欲透復縮而非干霄摩雲則弗止宜乎明旣晦而續不傳其所成之偉如此也學者有志于先生之爲又不可不求諸學有志于先生之學不可不求諸道苟其以語上爲諱而安于日用不知之民甚非先生之意而亦非符卿所望于諸君子者矣

表忠祠記

明 宋儀望

今皇帝御歷改元崇慶覃恩詔雪靖難諸臣文學博士方孝孺以下俾郡邑吏置祠祀之仍卹錄其後詔下之日簿海內外皆舉手加額以我聖祖神孫共快世教拔忠魂之心蓋萬世如一日也予旣讀崇陽汪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六

公所著表忠錄泣然久之然不能無私臆焉自古人臣不幸當國家橫決變故出其身抗大誼排大難脫有不濟則繼之以死若龍逢比干巡遠及世傑秀夫天祥諸人是也建文初繼大統顧命諸臣皆高帝一時簡付苟務自兢兢一遵成法敦固懿親以藩屏王室諸王雖處尊屬列強藩然親承冊券帶礪在盟誰敢興亂齊黃諸人庸慮輕謀啟釁階禍相濟周代岷五國逆節未萌瑕垢屬摘或徙或廢或然死或徵入之尋又下詔讓燕文皇神武英明非諸王比靖難師陳諸大臣罔暇卻顧移檄徵兵必欲加威以逞而大

將持貳動遭敗劔北兵日邇務得齊黃如鼉錯故事
建文英斷不及漢景而諸故臣又以謾焉決事金川
旣入如以誤國莫贖爲言天威斯赫誅戮尋加根連
株引至不可勝數推皇祖之心豈獨以其迨抗抵觸
罔識天授已哉要以二三故臣首發難端致勤師旅
故其時齊黃方練受禍最慘帝之心有餘憾矣方其
舉義旗而南也前軍所指所嚮克捷雖鐵鉉諸人竭
其螳臂之力以當車轍而天命所屬竟莫能阻夫用
命有厚賞不用命有顯戮非湯武誓師之詞乎革除
諸人就戮之日堅盟初心視死如歸寧負順天應人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九

之舉而不敢忌叩馬之心寧甘鼎鑊塗斃之禍而不
敢效檻車之辱一時被難死志多至百數十人自紀
載以來信未兩見者也嗟乎流言興而周室危未央
清而代邸入孟津濟而餓夫亡洛邑營而頑民梗彼
度德以救時與懷故而寘力其歸一也惜也經生學
士不能發揚大誼謂革除可以表年矣而不知甲子
濟師之日卽湯武革命之秋也謂誅党可以懲奸矣
而不知式閭表墓之舉卽聖王下車之度也異日者
陳瑛嘗請究餘党矣成祖否之曰彼食其祿固自盡
其心爾又嘗詔大學士楊榮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

當用之嗟哉悲乎此其大公之心含宏之量大矣如
天地之無不覆載也明矣如日月之無不照臨也去
今百七十年紀載忌諱是非晦蝕使主仁臣忠之分
無以暴著于時此則任事者之罪也萬歷二載夏予
承乏來撫南畿太平府推官劉揚言留都爲革除諸
人效忠故地塚以爲宜遵明詔建崇祠以彰顯我二
祖儲養矜恤之惠億千百年大小臣工往來瞻顧則
思諸故臣殉國死綏之烈與當時開國元勳諸人所
以翊贊鴻業扶植世教其成功駿烈皆足掀揭宇宙
配天無極予覽其言壯之先是巡撫張君佳胤等以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修舉祠祀事下有司議之未報予惟留都內地非支
郡比尋以嘗所臆說請于政府江陵張公公手報曰
褒錄特出上恩建祠增祠以祇遵明詔則守臣事也
會今少司徒汪公以光祿卿來尹京兆旣得報喜曰
革除諸臣或死封疆或死故城予天子之守臣也惟
祀典神祇是司明詔赫奕曷其敢廢于是議以嘗殉
都城咸如例列祀使諸孤憤遺魂猶獲血食茲地豈
惟彰顯一時遭際表俗勸忠于是乎在議旣定遂委
成上元令林大黼江寧簿郭祺擇地飭材工役棘與
予與巡按御史鮑君希顏唐君鍊詢謀僉同各發贖

全以佐工作提學御史李君輔褚君鐵與觀風教諱勸彌篤未幾京兆公晉官大理卿已又晉今官祠旣訖工今大京兆程君嗣功少京兆陸君樹德適來觀成司德公遣官來告曰是舉也于國家爲懿章于天下後世爲公議是不可以無紀惟下執事圖之予辭不獲乃推本前說俾林令刻之碑庶幾來者因有考焉

忠節黃公祠記

明 趙用賢

按表忠錄載公始從父贅外公許姓字尚賓舉洪武二十二年會試第一高帝親策士公對稱旨擢狀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元及第授史館修撰累遷禮部右侍郎建文二年知貢舉尋改制以公爲侍中仍賜尚書郎掌尚寶司事與方公孝孺齊公泰練公子寧皆被親用乃奏復黃姓當北兵起時嘗草詔極詆責四年靖難兵旣渡淮公徵兵上游諸郡嘗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建文君遜位又得令諭暴左班文職姦臣罪狀列觀名第六公痛哭謂其友柯暹曰吾誓一死以報君行次李陽江公乃朝服東向再拜過羅刹磯湍急處紿其舟人奮棹遂湧身自沈是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簿錄公與王叔英妻皆給配象奴公夫人翁氏佯出

其金釧令奴市酒肴將供合歡其奴既出夫人手挽
二女暨家屬十餘人俱赴淮清橋下死青溪居民時
時見冠裳者一人携二二女郎立溪畔心知其爲公
也相與駭嘆宣德二年土人始就其地構廟爲三楹
旁立二夾室其前通街道又屬時禁未解故隘其闕
而寘土穀神像以蔽之歲久故老益彫落過者皆謬
指爲土地祠而已予官南宗伯慨然念革除之間忠
臣義士其遺骸朽骼啖烏鳶而委草莽湮滅者不可
勝數也則稍爲搜抉其遺跡因過青溪求謁公廟而
廟門襍于塵肆久始得之顧瞻遺像爲之唏噓泣下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已乃少捐俸資拓其門而顏之曰青溪忠節祠于是
京兆府幕吳君繼茂上元令程君三省江寧令周君
詩簿杜君大中將謀更創後寢受夫人二女之靈而
於前堂獨置公像云

重修上元縣署記

陳敬宗

上元縣肇設于唐肅宗上元年間其後名稱更易與
廢置統屬皆不一而治所遷徙亦不常其詳備載金
陵新志歷宋及元歸于本朝洪武改元之初新創縣
治屬應天府迄今八十餘年腐朽不勝其支矣正統
乙丑衢州江山姜德政來令是邑周視公宇若廳若

群胥案牘之房百物度閣之庫餼廩儲蓄之倉重門
繚垣旌善申明二亭以及諸所官舍或歆傾或夷圮
或蠹朽人之居止其下出入其中者咸有懼心於是
謀及寮佐議捐已帑與公堂過取之金鳩工集材皆
撤而新之不敢崇也及奏請于朝蒙俞允遂起事是
年四月一日落成于丁卯十月八日輪奐燁燁聿新
舊規整飭軒殿心目豁然德政之有功于縣治大矣
其同寅貳令張德判簿常延王慎典史劉斌喜公宇
之有光也乃相率請文勒石以志夫縣治爲令丞簿
施政之所下民之所具瞻者也况京師爲萬方都會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所臨之民又皆選拔天下間右豪俊以天下之豪俊
都會于京師輦轂之下都城宮闕之雄壯甲第之華
麗聞見廣博有下視卑陋之心使其仰瞻于撓棟頽
楹之前奔走于旁風上雨之下則肅敬之心何由而
興慢易之念從之而萌矣非所謂臨民以莊之道也
德政明敏豈第公平仁恕洞悉吏事深恤民隱下車
無幾坊廂田野小民無老稚翕然稱之故茲經營繕
修民亦有子來之助新萬目之具瞻聳九衢之壯觀
而聿覩成功于不動聲色之中可謂難也已昔明道
程先生嘗主簿上元以攝縣事善政善教人皆思之

不忘淳熙初劉忠肅公珙祠先生于學宮朱晦庵記
之畧曰均田塞隄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之
意亦備其政教及于民如此然當時登台鼎者若丁
謂王安石呂惠卿蔡京之徒皆嘗知府事于茲矣無
一善見稱後世先生名績止于簿事而其政教加于
台鼎之上至今從祀孔子廟矣嗟夫人之流芳百世
豈必計其班資之崇卑哉德政一縣令也涖官甫及
半載以得下民知頌稱藉藉矣使能力行弗怠克紹
前修之志焉則于縣志之繕修豈不益有光哉其名
蓋將與茲文并傳于不朽矣德政昔曾在弟子之列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喬

與予相親最厚故旣紀其事復致其期勉之意者亦
君子愛人以德之道也

遊攝山記

喬宇

出都城北經蔣山廟東行出姚坊門三十里入山後
有田疇平野度石橋而東復入石山古檜長松連抱
夾路至棲霞寺寺扁乃宋人書志云仁宗賜金寶牌
額熙寧間取寄華藏寺恐此額非也外叢篁中一牌
乃貞觀所刻字法右軍尚完寺殿宇皆古制殿後有
石浮圖數丈極精巧所鐫石像於上寸許者眉髮皆
具前有二石佛丈餘露立有吳道子筆法左入山嶺

嶺之旁有泉縈迴其聲激石冷冷可聽山千巖盤繞
隨處皆鑿釋像于中飾以金碧頂上俱有火焰歲久
剝落深隱者其飾猶存身皆有孔云當時有纓絡置
其上大者數丈小者盈尺望之如蜂房燕壘皆有徑
可到名千佛嶺志云齊明僧紹故宅捨爲寺釋佛皆
齊文惠太子所鑿盡王巧之妙今佛頭皆斷不復續
巖中有沈傅師徐鉉張稚圭王雱題名由嶺而北登
攝山山多藥草可以攝生故名山之頂極衆山之高
下視江水如帶左龍江右龍潭前瓜步眞州金焦二
山如塊石在江中江南登臨奇壯之勝叢林之古無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踰于此乃題名而歸

遊陽山記

胡廣

永樂二年秋因建碑孝陵斷石于都城東北之陽山
得良材焉其長十四丈有奇濶不及長者三之一厚
丈二尺色黝澤如漆無疵蠱越九月戊午時命翰林
臣往觀于是學士解公縉侍講金公幼孜暨廣偕往
已未由朝陽門出過十里舖直抵滄波門外隔平疇
山蟬聯起伏卽城中所見諸山也山下烟林村落耕
夫餉婦橫縱田畝予三人觀其作勞徘徊久之見田
塍畔繫二舟田水與大江相通故有舟然平疇曠野

見此一舟亦自奇絕水之上有古石橋石半墮橋下橋西北有土溝間之溝旁人云國初取土築拒馬牆就以疏牆內流水由拒馬牆折北而行至麒麟門折東行五六里漸多坡陀幼孜與予乘肩輿上下山岡輒相與步行以息僕夫之力解公騎行常先一二里許不見予二人來輒下馬候又東過一長阪阪下路岐而二一依阪足折北一下田間折而南予方惑所從田間人曰南行遂遵田畔折入小村市東山麓度坳入谷行長稜十餘里始至陽山山下草茭數百間以舍趨事者周以樊通二門入門有井有石池出門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上百步許有井井之外有深坑平山上土石填之舉石者邪許之聲相應仰見碑石穹然城立三人相視驚嘆所未見謂天生此石以有待也山高數里其體皆石其旁巉巖不便登陟從碑石左攀躋而上一人引手一人下推又躋一級漸至山頂石如攀頭者窟窟者竅而通者高者下者險不可履蟻緣而度漸過碑石右稍平可行余心悸目眩不能下視獨解公登石立久之余坐息定更踰山頂數十步望見長江數百里隱隱而來舟帆上下如豆江北諸山澹然于烟霏霧靄間杳不能辨近東北二峯峭拔如削卽都城

東門望見二峯青翠高聳者山南有葉丞相墓按葉祖洽熙寧二年廷對第一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終于眞州奉勅葬此金陵志亦以爲墓有宣義鄉而俗誤傳葉丞相也南望鍾一峯秀立天際如玉笋都城萬雉紅光紫氣蔚蔚葱葱結爲龍文散爲霞彩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日午下山回至小村市望見樹林陰翳中一徑沼澗上兩傍皆松栢有古寺甚榮落梁本業寺也荆于天監九年五代時碑刻尚存有古桂一株其本枯朽其旁枝復拱抱又將枯矣疑與寺同植者從旁入一小軒軒外多竹其南有古井汲以烹茶味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毛

甘冽復尋寺前小徑轉登寺後山山多石石罅多棘刺行則鈎衣以手褰衣去地尺徐行至一巨石上坐眺少頃從山脊下至寺地志云謝靈運墓在寺傍近叩僧不知其處庚申旦離寺由故道入麒麟門緣鍾山麓而行午至靈谷寺觀當時善畫者圖雪景海水千壁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并宋璩象書金剛經觀之至暮而還

游盧龍山記

呂 栴

嘉靖壬辰九月六日葉大暨黃日思楊叔用周宗道倪維熙過鷺峰東所曰涇野子久僻居于此今登高

節至盍爲盧龍遊乎予方小疾辭諸友且易崑崙至
十四五乘月尤佳也已而連雨至十三日乃霽遂于
明日至山宴于東道院老子堂酒半躡石蹬上山路
險峻甚乃以二僕攙扶而升至翠微已三憩乃至其
巔磨盤平卽闕江樓舊址也縱目四望方山青龍東
峙牛首花巖南拱其西定山迤邐綿亘黃巖裹江而
東直抵瓜步皆可見也內則鍾山翠嶺建極而起萬
松森蔚祖陵攸棲而長江群峯四面旋繞真天造地
設乎下見巨艘絡繹指北而趨足可觀一統之盛而
吾輩學爲輔君以保治者誠不可忽也初皇祖欲建
闕江樓于此惜其費財而止乃嘆臣下無一人來諫
夫此樓若建費亦不多乃皇祖猶有此言若見後世
無益之作不知又當何如也時有數鳶飛鳴旋繞空
中適當坐上宗道曰今日可謂鳶飛魚躍于上下矣
予遂有日月雙鳶度乾坤一水流之句須臾皓月東
升遂偕諸友乘月而歸如前約

遊燕子磯記

呂 柟

己丑二月王子崇邀陸伯載及予同遊燕子磯登弘
濟寺寺西則觀音巖也怪石礪垂蒼黛參差上接雲
霄而大江自龍江關西來直過其下觀音閣亦傍巖

下就江濶築基上又豎九柱皆丹柱上棚棧構閣閣
三面皆欄杆憑之瞰江若在樓船頂立也是時晴見
萬里日映碧流江豚吹浪上下西望定山如蛾眉東
指瓜步如邱垤他山皆閃閃冥冥如落鴈蹲鴻不可
辨矣昔予在解州嘗游龍門眺底柱登流丹亭汲河
烹茶以弔禹墳至此乃勃然興懷將天下奇觀尚有
過斯二者乎閣東厓有白巖喬公篆書刻石上而子
崇伯載至乃復同升閣上流覽嘆賞列席懸巖上對
江而酌酒肴旣行卒爵欲往遊燕子磯乃招二篙師
泛舟行至觀音港登壽亭侯廟先至水雲亭其扁爲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无

予友景前溪書精采如神乃面江小坐遂上謁壽亭
侯祠左有大觀亭亦前溪書至此看江日隱斷雲烟
霧霏微蒼茫無際矣遂攀松捫蘿以上燕子磯磯皆
巉石壘起水圍三面其石罅猶見江轉磯底可以高
覽八極也乃坐中磯道士曰五七年前江衝磯前深
不可測自立關廟後水頗遠磯而去今南徙磯東數
百家矣二君皆補和前詩子崇又命行酌興酣北望
泰山東瞰滄海瀨氣縈迴靈光掩映不知此身之在
天地間也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大帝封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盤是也歲辛丑二月癸卯子始與劉伯溫夏允中游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對培塿小丘培塿蓋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靜修茱萸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烟涼草離離蕤蕤使人躊躇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玉虺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者栽之遺種至今抵圍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悟闕闕宋勤法師築太平興國寺在焉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唯寺爲盛近煨于兵外三門僅存適松花正開黃粉瑣瑣觸人詩興予獨出行函道間會章君三益至遂執手上翠微亭登玩珠峯峯獨龍阜也梁開善道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浮圖或見五色寶光舊藏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名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亭額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圓楹中斲爲方下刻二鬼擎之方上書曰

梁古草堂法師之墓有螭匾法定爲梁人書復析而西入碑亭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書世號三絕又東折小澗澗前下定林院墓舒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剏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又折北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隱來棲山龍爲致此泉今甃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卽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清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宴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雉方桴粥聞人聲憂憂起巖草中從此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至靜壇多臧矜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於唯一泉紺碧沉沉如故日將夕章君上馬去予還廣慈明日甲辰予同一君遊崇禧院文皇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衆卉畧具揉栢作麋鹿形栢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挂冠鼠梓間據石坐主僧全師具壺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近有僧采茆虎逐入舍僧門焉虎爪其顛顛有癩可驗子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給我挾兩騶奴登唯秀亭亭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險予

更芒屨倚騶奴肩蹠蹕行息促甚張吻作鋸本聲倦
極思休不問險濕蹠據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兩足
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濶數十丈上可坐百人卽
宋北郊壇祀四十四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塚無知者
或云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慢
坡草叢布如瓊不生雜樹可憇思欲借裯褥卧不去
坡古定林院墓望山椒無五十弓不翅千里遠竭力
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徑至焉大
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闕芙蓉諸
峯出沒雲際雞籠上下按落星澗澗水泚泚流元武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湖已湮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出西望久之擊石爲
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崖尋一人泉泉出小
竅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黑龍潭潭
大如盎有龍當可屠側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行叢
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隨合忽腥風逆鼻
群鳥哇哇亂啼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
者又棘針鈎衣足數躓咽唇焦甚幸至七佛菴菴蕭
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卽踞泉嶺嚙衫袂落水中
不暇救三黠神明漸復菴後有太子崑一號昭明書
臺方將入巖遊菴中僧出肅面有新廡詢之卽向采

非者心益動遂舍巖間別徑以歸所謂蓮池定心石
宋熙泉應潮井彈棊石落人池朱湖洞天皆不復搜
覽抵水春園見肴核滿地一髻童立花下問二客何
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壺中酒飲且賦詩大噉酒盡徑
去矣予遂回廣慈二君出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
無有虎恐乎予笑而不答劉君曰是矣子幸不葬虎
腹當呼斗酒滌去子驚可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澄
坐至二更或撼之作舞笑鉤之出異響畏脇之皆不
動予與夏君方困睫交不可擘乃就寢又明日乙巳
上人出猶未歸欲遊草堂寺雨綿綿下意不住乃還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七

按地理志江南名山唯衡廬茅蔣蔣山固無聳拔萬
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爲望秩之所宗也晉謝
尚宋雷次宗劉勰齊周顒未應吳苞孔嗣之梁阮孝
緒劉孝標唐韋渠牟并隱于此今求其遺跡烏沒雲
散多不知其處唯見蕘兒牧豎跳嘯于凄風殘照間
徒足增人悲思况乎人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大觀
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
千金不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遊盡江南名山雖
老死烟霞中有所不恨他尚何望哉他尚何望哉

重修吉陽寺碑記

明焦竑

蓋聞知言說之本空者因言可以闡教了色相之無礙者卽相可以明真故僧會遊吳法蘭入洛精廬表于南國招提創自東都詎非以竹林檀閣目擊道存柰苑祇園因敬生悟者哉或者謂理起生滅之界卽建立皆有漏之因道超形識之封則像教非無爲之旨是又一隅之淺智非通人之大觀者矣何者法之爲言也貴有無等空色融理事混中邊諸佛體之則三菩提菩薩修之則六度行海慧變之爲水龍女獻之爲珠天女散之爲無着花善才求之爲如意寶故風柯月渚總露機鋒蘚徑蘿龕咸提宗趣豈以象巖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書

窈窕非解脫之元宗龍藏森嚴悖尸羅之妙躅者哉吉祥禪寺者勝國時天妃廟在焉北接鳳皇之嶺形勢逶迤南亘清涼之山几案迴薄東則鍾陵標舉雲霞之所出沒西則馬鞍低控江濤之所激蕩兼之修竹萬个挾淇園之遺蹟藕桃千樹藏武陵之舊事誠南都幽勝處也永樂初中官鄭和歸自西洋增置爲寺朝廷降勅護之正統辛酉住持智能復加修葺迨今百四十年矣開林薙草古非乏人紐業承基久難其續尋至榱椽漸毀經像無依此緇素之所共惜人天之所興歎也釋真慶者一心凝練五衆宗推萬歷

以來總持茲寺傷智幢之欲折憇戒寶之將沉矢志
選材庀徒作室時則景仰者聞風助道効力者說以
忘勞重開方便之門大啟圓明之域遂令三身競爽
四殿肇新雲退寒巖出鈴閣山堂之妙月來湛水現
鐘臺壘樹之竒葢不必借座燈王請飯香土而洛水
壘書之頌芳園華蓋之祠庶幾其不墜已是役也徐
君承宗顧君其言李君紹者提萬戶之侯印契三乘
之聖諦率衆相工旣殫厥力詣余謀伐石紀之余也
佩伽陀之一丸飲穉池之八味高談寥一古則愧漆
園翁深入不二今則非維摩詰第以遺民栖荆于蓮
上元縣志

卷六

藝文

三

社元風拾椽于禱林嘗沐無緣之慈欣觀可久之業
寓言頌禱敢辭篆刻之勤垂示來茲永作津梁之助
其詞曰

攸攸法界茫茫品類智慧停輶無明縱轡癡城恚海
情竅意率疇擊其蒙誰覺其寐其一猗歟大雄乘運

而興高談六度妙演三乘開茲闡室示以心燈聲聞
色見彼岸同登其二大教陵夷枝分派衍正法曰深

像教曰淺二諦旣偏一如誰顯方廣終湮真空莫衍

其三

誰能獨悟種智都圓思超繫表道照機前拈草

建刹指柏參禪卽相卽實何白何元

其四

翹翹鳳山

名藍夙敞無平不陂有復斯往昔也莊嚴今茲灌莽
像設蕭疎停驂遠想 其五 有美僧英重啟香臺事從

緣合緣因善胎千光霧動七淨霞開蘭山桂水於焉
徘徊 其六 夙仰蛾眉忻聞鷲嶺其風可羨修途難騁

館宇新開薰修日引戒月悲花目瞻心領 其七 經行
宴坐松門蕙樓無金可繪有石堪留銘題翠琰字勒

銀鉤願見聞者同乘智舟 其八
明 顧起元

古漕河記
興化李君思聰嘗建議自南都抵京口江水險惡往
來舟楫嘗有風波傾覆之苦謂大勝關至燕子磯一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帶有內河故數十里無長江之險今燕子磯以下抵
京口一帶舊有河形宜加開濬則一百八十里江險
可以引避此漕運與士商往來之永利也余甚躉其
論因考舊志古漕河一名靖安河在龍灣市上元金
陵鄉宋吳聿靖安河記略云自金陵抵白沙江險之
尤者爲樂官山李家漾至急流濁港口凡十有八處
號稱老風波而玩險阻者至是鮮不袖手東南漕計
歲矢于此者什一二宣和六年發運使盧公訪其利
病得古漕河于靖安鎮之下缺口謂其恥逕道于青
沙之夾河趨北岸穿埒月港由港尾越北卜江入儀

其新河高岸高枕安流八十餘里抵揚州新城下可
易木江百有五十里之險按此論正與李君意同特
彼在逕趨北岸此則專傍兩岸抵京口耳此岸之河
今亦湮塞蓋江水東西衝決不常沿江洲地時有坍
卸入江者今上新河舊傳自江東門可數里至江岸
今不過里餘矣陵谷變遷江上尤速李君之意固美
俟再與習江上地形者籌之

過後湖記

明計宗道

天下版籍盡貯後湖南京戶部官率歲一往磨勘正
德中壬申秋予叨職斯役過湖必出大平門命舟行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可六七里許閒立四顧其嵯峨霄漢之表王氣鬱葱
而峙乎東南者鍾山也疊連如屏如幃在西北者幕
府山也巒嶺偃蹇盤伏于地而松森其上者覆舟山
也挺拔而凸出城頭殿角參差浮屠聳空者雞鳴山
也山東西一帶刊如懸榜者世傳臺城也峻嶒冒水
而出者島嶼也傍視三法司隱隱錯落雲水之湄重
崗疊阜遙連于其外巋然而鸞鳳峙騰然而蛟龍走
矣其中遠近芳洲相聚如五星紅紫烟花華綺如匹
錦鷗鷺鳧鴻載飛載鳴鱗鱗鯉以潛以泳矧已日
飫而心怡矣忽驚風暴作洪濤舂撞篙人惶懼攀舟

巖岸而行經敗荷聞香氣猶襲人浮藻亂荷浮舟縱
楫已乃引入曲渚兩岸蒼蔚須臾抵小陔遂舍舟以
陟焉命隸剪荆分莽排霧穿雲逡巡而進見數處頽
垣廢趾意前朝遺跡令人慨嘆復進望一高邱隸指
曰此相傳郭仙墩也衆狙我以上四圍樹蔽日復下
故道向新建籍庫過石橋延佇其上見日光射水晚
霞相蕩回視湖上諸宇在蒼烟杳靄間不啻蓬萊閬
苑然豈不信爲勝地哉

申革督糧常例碑記

明葉士敦

應天府上元縣爲乞革督糧積弊以清本源以善催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美

科事照得本縣民素刁疲錢糧久負卑縣視事十月
日爲講求拖欠之故有曰縣廳吏書索騙區欠戶而
不爲舉白者有曰保房里排侵收入私橐而不爲輸
納者欠糧之弊大都若爾孰知有管糧官受賄而爲
弊之本源乎本縣百五十里分爲七區每區總糧
長一人副糧長五人小糧長里各一人每年總糧長
與管糧官一十兩副糧長與管糧官三五兩小糧長
與管糧官一兩十數在官什三在門書什一在皂快
大約得六七百兩號曰常例是常例也官有一見利
而便昏者卽如蠅之溺腥或始勵操而終變者如狸

之探酒夫官之于民惟無私而後法行法行而後民
後之今每歲數十百金無因至前私之逞也法焉在
乎且糧長之所以遺金子官者何也圖以緩比期也
圖以減比刑也以錢糧出民之袖入官之手兩無言
而心契心契則比不約而自緩刑不命而自輕夫緩
比輕刑民有所恃而無所憚有恃與無憚之心合糧
之年復一年欠而屢欠非此爲之源耶夫本縣糧無
完歲本府票無停時卑縣撫心久拖之稅慙官職之
難勝攢眉閭里之艱恨催科之獨拙今不急于糧而
急于常例之派官不先于公而先于私遺之籌是使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負糧終不當問完也區區非劣不敢謂正身便足以
率僚稍解無私卽可以伸法伏乞詳示禁豎之糧廳
後來者果君子耶自痛懲前官之非卽小人耶亦稍
利昏之弊清一官而下之吏書又下之房保里排勢
將各爲效倣庶幾哉法可漸行民可從令久欠之糧
始可漸議催徵矣謹此蒙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都御史趙 批京邑
小民窮困已甚而管糧官歲得常例數百金無怪乎
公賦愈通民愁轉深知縣葉士敦日擊心憐發此長
歎欲求行禁革其志行才識可謂出人頭地仰應天

府通行各處立石嚴禁已徃員役姑不返究敢再違
犯者訪出定行拿解正法蒙巡案直隸監察御史龔
批管糧官惟索常例以充苞苴曾無催科之慮里
排革惟恃常例之入谿壑慣起逋負之心此官民相
猫鼠而錢糧所以不完也據詳洞知此弊申詳禁革
真清源頭之論哉如議刊板嚴革豎之糧廳仍大書
告示曉諭百姓倘管糧官再有需索常例者該縣徑
自揭報或本院訪實定行拿問重究决不輕恕蒙木
府批糧官索受常例以致徵輸之法不行新舊之逋
日積此地方首蠹卽宜痛懲而嚴革者該縣直陳其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四

弊豫防其後真正本清源之上畫也如議嚴行禁諭
刊示本廳以警將來設有仍蹈前轍者勿避嫌怨據
實申送以憑查叅等因奉此遵依勒石時萬歷二十
五年五月吉日立

禁革里排碑記

國朝 于成龍

里役之設原屬明季陋規設立里長編爲十甲而一
甲之中立排年一人輪年充當催辦似乎任輕役小
而奸豪恃頑抗納每累墊賠於是經承有費差役有
費科派雜項有費以及站櫃修倉解餉兌漕種種有
費大半入官胥之橐而小民傾家敗產甚且流離死

從矣更有劣衿蠹棍包攬代充議貼銀一二百兩不
等此輩竟爾中飽且包納錢糧多勒耗費不肖官吏
倚爲腹心指一派十通同分肥故鄉愚之視里役爲
畏途而衿蠹以里役爲生涯也夫充當里長之累不
過一里一人猶係一家哭而經蠹包當魚肉花戶則
係一路哭矣年深歲久長此安窮前已通行禁革并
頒限串之法今花戶自封投櫃完卽給串歸農如有
拖欠始行摘比一應錢糧並漕鳳米豆悉令官徵官
解永禁里排催交領解之弊但此法利于民而不利
于貪墨之官吏利于急公之良民而不利于包攬之
棍蠹再行嚴示刻石立碑永永禁止此後如有仍蹈
陋習者本官卽行嚴叅胥役立拿處死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聖

樸園記

國朝 韓 葵

樸園者孝昌熊敬修先生別墅也在石城清涼山側
中有修竹千竿老梅數十本風景幽僻林木蓊茂隱
然邱壑也園後卽四望亭登高遠眺莫愁二水諸名
勝如在几案間卽江北諸山屏列如畫都彷彿望見
焉去烏龍潭僅數武夏月荷香襲人蛙鼓喧闐可聽
園之左右人家籬落蕭疎有武陵紫桑之致先生讀
書論學其中扁其亭曰洗心曰尋孔顏樂處其齋曰

藏密曰深造其室曰潛窟曰學易學者多從之游時人比之武彛精舍云

重脩陽明先生祠堂記

國朝方苞

自余有聞見百數十年間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興鹿太常容城孫徵君睢州湯文正其學皆以陽明王氏爲宗而鄙儒膚學或勦程朱之緒言漫詆陽明以釣聲名而逐勢利余於平生共學之友窮而在下則要以默識而躬行達而有特操者則勗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標講學宗指金陵西華門外舊有陽明書院不知廢自何年講堂學舍周垣盡毀其餘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聖

屋圃者居之繚以厠區欲聲其罪則其人已亡欲復其舊則費無所出乾隆十一年安州陳公以貴州布政使移節安徽過余北山偶言及此遂議興復逾歲五月告成屬記之蓋公乃余勗以睢州之志事者其尊人鳴九先生夙好陽明及鹿忠節之書以治其身心而爲教於鄉國故公知興教勸學爲風化之本而成之如此其速也昔湯文正巡撫江蘇朔月二半必身拜范文正周忠介二祠蓋卽此可自厲其操行而竦羣吏之聽觀振士民之禮俗矣夫質儒耳食亦知陽明氏揭良知以爲教知以爲教之本指乎有明開

國以來淳樸之士風至天順之初而一變蓋由三楊忠衰於爵祿以致天子之操柄閣部之事權陰爲王振江直輩所奪而王文萬安首附中官竊據政府忠良斥廷杖開士大夫務進取者漸失其羞惡是非之本心而輕自蹈於不仁不義陽明氏目擊而心傷且身其難以爲人苟失其本心則聰明入於機變學問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尚不至桔亡而不遠於禽獸也

陽明以良知爲教自戍龍場驛始

至天啟中魏黨肆毒欲盡

善人之類太常徵君目擊而心傷且身急楊左之難故於陽明之說直指人心者重有感發而欲與學者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望

共明之然則此邦人士升斯堂者信能以陽明之節義勲猷太常徵君文正之志事躬自淬礪日有孜孜吾知其必爲程朱所心許人思陽明之門惟龍溪心齋有過言畸行而未聞其變詐以趨權勢再傳而後或流於禪寂而未聞其貪鄙以毀廉隅則口誦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與穿窬爲類者陽明之徒且羞與之伍是乃陳公重建茲祠之本志也與郡志載前輩焦弱侯重修書院記略云創建者海門周公時攝京兆厥後與參黃公嗣事乃成之今之重建費大於作始公惟不詰屋與地私於授受之

由而官贖之價從抵鳩工庀材竝出祿賜邑侯海寧
許公助之士民樂從者數十人屬役於己酉舉人王
君毓川而不由胥吏故不日而事集經始於乾隆十
一年十二月三日訖工於十三年八月四日浮山方
苞記

鍾山書院碑記

國朝 楊繩武

余之始來鍾山書院也在 今上御極之二年 國
家當重熙累洽之後聲教四訖文德誕敷自 世宗
憲皇帝時已於直省學校之外建設書院恩賜帑金
千金官給膏火而 皇上復以比諸古者侯國之學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四

三歲得舉其尤異者一二人貢太學以示鼓勵典至
重恩至渥也時制府兩江者爲承恩公慶公始相見
詢予以書院事宜余曰 上諭備矣規制則彷彿白鹿
洞讀書則彷彿分年課程肄業則舉鄉里秀異沉潛學
問者而推廣 上意以使學者近而可循則自勵志
立本勤學慎業交遊以及經史詩賦古今文之源流
派別一一別白而指示之約十有餘條重以廣置書
籍加重膏火數事慶公是之士皆踴躍思奮矣及慶
公移節滇南而那公郝公武陵楊公繼之遵循勿失
宗室德公則素以理學自任親河諸生條疏問答遂

有鍾山書院講學錄一編流布海內德公復以內召去而今制府少保尹公實來尹公前爲江南巡撫旋晉秩節制兩江兩江之士習文風久荷陶鑄蓋食公之德者舊矣一旦聞公來莫不舉手加額幸得福庇公宇下以受公之教爲快也往者公在滇南余在浙江貽書見招欲以五華書院相延遠不獲赴乃今得相遇于此亦天作之合歟公旣下車卽詣書院進諸生而面命之一以崇實効黜浮華爲本業必古今並肄品必內外交脩每歲親較其藝甲乙而進退之又命監司方面駐節會城者按月而分課之至于愛護

亦必經明行脩文章爾雅不愧爲讀書種子而後可
不愧爲書院之士此余之所厚望於諸生者而余亦
將籍手以上報 聖天子雲從作人之化賢制府菁
莪育才之思而余與諸生平日磨礱砥礪以相與有
成者庶可以不負矣嗚呼可不勉哉

重修顏魯公放生池菴碑記

陳大受

江寧城西有烏龍潭舊傳唐肅宗乾元二年顏魯公
爲浙西節度使時奏置放生池於此後之人於潭側
建菴祀公而仍以放生名蓋不沒公所以名池廼所
以不沒公也明正統中奄人立靈應觀於山上至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吳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道士居仙極盡沈歷年禁碑數
罟入潭時孝感熊公以相國僑居白門率紳士言於
制府于清端公罪居仙極而逐之潭故有二壩未幾
大府又令以土壩屬觀下壩屬菴由是兼并之勢成
而放生之事廢而不講矣且不惟是也潭之旁山嶺
回互霖雨旣降水潦下注於潭賴其深廣以容并潭
者苟籍輸課之名而種菱植藕使日就淤填水至而
無所歸則浸淫四出破屋壞垣邇來十年之間居民
三被其患則是害之大者乾隆八年邑之諸生以其
事來聞余惟昔之人愛及於物而今無以庇吾民心

竊媿焉乃屬邑令謀於其邑之人而復菴以祀魯公
又爲改下壩潭課入於後湖之盈餘繼自今以往處
不爭之地加以濬治游泳者有所歸泛濫者有所止
物若其性民安其居而常無戕賊擾害之者是誠魯
公之所深慰者與

序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裴子野宋畧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

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宋顏延年

夫方策旣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七

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哀立民極莫不
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
上以睿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旣永宗漢之兆
在焉正體毓德于少陽王宰宣哲于元輔晷緯昭應
山瀆效靈五方雜遘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宅之于
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于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
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
箴闕記言校文講義之官采遺于內輶車朱軒懷荒
振遠之使諭德于外蘋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

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
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回面受吏
是以異人慕嚮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徙
懸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
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祇
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
之願加以二王子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
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
巖陞右梁湖源略亭臯跨芝廙苑太液懷曾山松石
峻峗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于是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四

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祗閱水環階
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祕駕胤緹騎
搖玉鑿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
也旣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
藪芬藉觴醪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
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兢氣繁聲合變爭節龍
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驚集揚袂風山舉
袖陰澤靚莊溘野袷服縉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
內者矣上膺萬壽下禔百福而筵稟和闔堂依德情
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總駟聖儀載佇悵釣臺之未

鄴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
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
歟

王太古金陵篇序

明顧起元

自孫吳建鼎足之業金陵苞符之氣雪然而開典午
渡江以後宋齊梁陳繼之中原文獻畢萃江左顏謝
余庾之風煽矣兼以元釋之道方演嘯咏之致轉道
事半油檀語多粉黛始自宮禁下迨閭里靡然同風
沿及南唐尚存餘韻故其遺文軼事徃徃令人心慕
形追色飛肉奮雖樂令申其名教之論李生格以亡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異

國之音弔古者猶艷稱之不置良有以也我國家開
天于此隆平之祚隄勝豐鎬固已一洗六朝滌靡之
陋而學士大夫沐浴膏澤歌詠勤苦迺多有訪其舊
事而形諸詩篇者豈非以侈曼相高傾軛接踵聞之
者足以戒不徒惟是風華之代扇已哉自唐以後金
陵懷古之詩作者衆矣第多短章斷句或取其一地
一事而詠之曾未有上下六帝汜濫五史綜其故實
擷其菁華者乃今于太古之金陵篇見之太古夙負
洽聞殫見之學好爲沉博絕麗之文生平著作藏在
名山傳諸都邑者不啻富矣旅寓金陵習聞舊事登

高眺遠既鬱勝情述往思來兼多與旨揆爲斯詠遂
舉六朝二百五十餘年山川城郭之美宮掖府寺之
盛以至名人韻士之風流妖姬明童之織麗靡不總
而載之有周子隱之所未書山謙之之所未志者矣
或以盛而刺其衰或以失而徵其得法戒具在比興
斯彰又豈第如盧生之長安駱丞之帝京徒侈貴游
傷其困厄者哉友人鍾伯敬氏見而愛之愛畀諸梓
昔謝監詩成都邑傳寫紙爲之貴以今觀其游覽行
役之句財寥寥數語耳太古斯篇兼總條貫當與太
冲吳都爭雄競爽赫蹠躡貴曾何足言鍾山之靈草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五

堂之靈且共屬太古以鳴熙朝之盛有不願其但以
道文麗藻被諸蔓草寒烟者夫太古之紫電青霜具
矣尚其摩厲以須之

下學堂書目序

國朝 熊賜履

予生平無他好惟獨嗜書嘗盜中無擔石儲見有異
書必買雖典衣稱貸弗惜務得之而後已室人或詬
之曰君嘗累日不舉火亦憊甚矣顧此架上物能資
之而飽耶脫不幸飢而死誰爲讀此書者予亦莫之
顧自戊戌通籍宦遊京師京師坊間少且價值特貴
以故十餘年間纔積得二萬餘卷丙辰秋被放買舟

載歸時楚中多事留寓金陵金陵藏書甲天下多人所未見者予遂極力購求七年之中積有八萬餘卷合前共十萬卷有奇大懼卷帙散逸爰分別門類繕寫目錄一函構屋五間額曰下學堂依次架閣其中以便繙閱嗣有所積將別成一錄夫聖賢之道一言可以終身奚用多爲然獨不曰教學之序由博歸約乎學者幸生明脩之後欲廣稽遠引從事論述而搜討弗核固陋貽訛識者恒羞之故余之爲此猶飢者之儲粟寒者之備衣固吾職分之所當爲而非敢誇多靡侈觀聽犯古人玩物喪志之戒也錄成爰捉筆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五

弁言以告同志者

金陵孟氏書序

何采

余兒時隨家中憲官金陵弱質善病就醫于起潛孟先生稍長益與投分爲忘年友先生謂余曰吾老矣有第三子明慧誠摯能讀父書異日所造當在老人右子識之余臆問有一介石久矣迨余官長安歸先生已棄人間世始得交介石握手道故相對泫然自是見孫輩俱就醫于介石亦若余之于起潛也起潛如扁鵲入咸陽時專爲小兒醫介石極深研幾窮理盡性所學益備如邯鄲之貴婦人洛陽之愛老人者

皆託命焉嘗爲余言治婦人老人易治小兒難以神
智爲問答以藥餌爲乳哺非於心誠求之四字體認
真切鮮克效者故刊幼科一書并諸症要方屬余序
以傳介石洵仁人哉今人有寸長有小利輒矜伎詭
嗇求自異于衆而居其竒是以太史公之傳扁鵲曰
女無美惡居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其歎世
慨俗者深矣寧獨爲醫言哉卽長桑君竒扁鵲爲非
常人猶至出入十餘年呼與私坐始傳以禁方戒令
毋洩介石乃不忍秘其傳而公于世長桑君且不逮
况今之人乎使讀是書者達義通變應時而劑用一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五

給諫倪樸庵先生集序

張怡

余息影攝山足不履城市者幾五十年視世間文字
如萎花落雲都不掛眼適先生之仲子雨先與余有
聯誼以掃先生之捨來攝山因捧先生之文集泣示
余曰此先給諫生平之著作也不肖齷守之弗失今

已數十年竊念當代不乏具眼大手足附青雲以施
後世者恐非先給諫意惟吾子忠臣之子而隱者也
願爲吾序而存之余弗敢辭編摩卒業掩卷而淚下
者屢矣昔國是紊于上人情變于下天道反因之而
發禍幾焉夫治天下者有先著有急著明自萬歷以
來徒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其中糜爛腐臭非一日矣
及魏闢竊魁柄則禍幾忽發而難收縉紳立門戶則
旣幾愈激而愈烈自後賊患外迫天災內行而國事
卒不可救是以先生昌言曾有節財大端一疏有生
財大端一疏皆切中崇禎時病所謂籌國之先著也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後又有中興有決定之圖一疏于末季時機務愈詳
所謂籌國之急著也卒之未事不能用先著臨事不
能用急著而遂以無功于國而爲殉難之末著悲矣
此先生所以屢死不得死而終于逃禪方外以死也
讀其范倪史黃諸公往來札子其托節致身皆有成
竹子中非苟以一死塞責者也故其詩文之高潔古
秀不減文謝蓋與金道隱先生皆卓乎遊方之外者
嗟乎數厄陽九齧斷四足秦廷之哭不可西臺之哭
又不可不得已而拈花微笑焉此先生之詩文所以
必傳而余反復讀之亦不得已而破涕爲笑者也庶

乎爾先孝子之心亦籍之稍慰乎

贊

清涼寺阿彌陀佛贊

有序

宋蘇軾

蘇軾之妻王氏名閔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為畫阿彌陀佛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

讚曰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自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長作平等觀本無憂喜與壽夭丈六金身不為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燒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贊

葛稚川贊

唐子西

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翹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獄故而議志留所就者大寧邨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吳友道紀葛仙公頌身雖輪聖化魂神無王滅宿福積重緣昔願非今日大羅真人降仙聖會真出天龍漱香花濯我鍊胎質微言將誰信靈期元佑畢道心超不二混成表元一獨悟本無想放浪大乘逸

銘

石闕銘

六朝 陸倕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
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爲舊章青蓋南泊黃旗東指
懸法無聞藏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
興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崔嵬傍映重疊上連翠微
布教方顯治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鬱屈重軒
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製模下矩
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
南湊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新刻漏銘

陸倕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五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
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遽遷水火爭倒衣裳擊刁舛次聚木乖方爰究爰度
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
靈虬承注陰蟲吐喻儵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
逝若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履薄非競臨深罔戰授受靡訾登降弗爽惟精惟一
可法可象月不知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
合昏暮卷蕙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形况我神造
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爲世作程

太極殿銘

陳徐陵

雍峙相望參差未央偃師迴顧崔嵬德陽高捫太乙
正睹瑤光峨峨梓柱赫赫流樟美矣宮室嘉哉今日
御展垂旒當朝靖蹕樂備韶夏禮兼文質帝旅無諠
王旂斯謐肅肅卿士邕邕承弼漢座雕屏周人檻櫺
城隅有勒殿省皆銘况復皇寢宜昭國經方流典訓
永樹天廷

題黃侍中翁夫人血影石銘

明許重熙

湯湯淮流炳炳梁石受滯貞魂乃昭靈跡金光影見
玉顏映靦冤並飛青怪疑藏碧昭哉侍中有赫烈媛
上元縣志 卷三十六 藝文 美
命際時窮道逢龍戰神逐魂浮光垂唾現年歲可遷
精英不變儼然慈相恍同梵侶鬱影沉雲幽香陰雨
蓬髮悽容孝姚聖母驂螭駕霓飾我巾幘嗚彼鬚眉
負珉不毀千載傳懿

論

謝安論

明何綸

繫蒼生之望者不在功名之恢廓而在器宇之靜深
性靜也故能澄未至之幾惟深也故能豫非常之變
以子聞晉謝安章矣安少負重名雅志澹恬放情嘯
咏風使然也然而義存匡輔桓溫之專擅遠道子

之諂邪舉從子玄鎮撫北方用何謙戴遂等分領軍
事德政能行文武用命辟之國工不動聲色而羣奕
斂手何者其氣專容寂故料算明而有以制勝耳傳
稱淮肥之警安都督中外玄進問計安曰已別有旨
遂命駕出東山別墅及玄等破符堅捷書至安方對
客看竟攝放牀上徐曰兒輩遂已破賊旣還內過戶
浪不覺屐齒之折豈真矯情鎮物哉蓋當國勢倉猝
之會不御之以靜無以定大亂之人心不料之以深
無以殄極張之強寇向令制敵之術未預定於胸事
至而驚與事至而不驚等耳烏足語於戡禍亂而寧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七

社稷哉初安應桓温司馬之辟將行中丞高崧嘲之
曰卿卧東山不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
吁安石可謂不愧斯言矣

文

北山移文

孔稚圭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
拔俗之操瀟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
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
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風吹于洛浦值新歌于延
瀨固亦有焉豈其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

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
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
有周子雋俗之士旣交旣博亦佐亦史然而學東魯
習隱東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
雖假容於江臯乃櫻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
父拉許由傲百世茂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嘆
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位位於
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
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
焚芟裳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變其帶憤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奕

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
紐金章縮黑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
海甸馳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理敲朴喧囂
犯其慮牒訴倥忽裝其懷琴歌旣斷酒賦無續常綢
繆于結課每紛綸于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于
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應明月
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礪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
涼徒延佇至于還颺入幕寫霞出楹蕙帳空兮在鶴
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
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事譏攢峰竦諄

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媿
不歇秋桂遺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謏馳東臯之
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于魏闕或假
步于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
崖重滓塵遊躅于蕙跖汚淥池以洗耳宜扁岫幌掩
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猿于谷口杜妄轡於郊端
於是叢條曠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析輪乍低枝而
掃迹請迴俗士駕爲石謝逋客

天臺先生講堂上梁文

明焦竑

伏以石城右界籠臯中經筵惟瞽宗之祠雅稱仙靈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五

之宅嗣恢堂構益廣淵源我天臺夫子以龍德而作
人擁臯比而論道化兩均霑乎遠近仁風丕振于東
南一時之俎豆方新多士之像刑具在乃眷真遊之
館載營聚講之宮賴二三子之同心成百子年之勝
事茂林修竹爲不斲之籓垣綠樹青山作自然之丹
雘匪但趨庭而起敬庶幾居肆而事成勝據一方幸
舉目而瞻太山喬嶽之象垂之異世將升堂而聞金
石絲竹之音成都亦有講堂覺文翁之非偶月巖豈
無精舍軼周子以爭先知吾道之將與樂修梁之肇
舉願將索綯之力聊賡擊壤之歌

禁革里圖貼差榜文

國朝 尹繼善

爲釐定里圖派貼永蘇民累事照得上元江寧二縣地當省會每圖按甲輪當糧戶派幫陋費整萬盈千名爲大貼小貼由來已久皆係猾里奸胥互相勾結恣肆侵漁從前雖屢經禁革皆未能正本清源條分縷析至今公私交混上下因循本署部院恨積弊之未除憫小民之受累悉心確核徹底清釐其必需實費酌量存留一切濫費全行裁革卽不得已之公事亦皆設法承應不許復取之里民亦不許復取之縣書以免因端藉口院司道府廳各衙門書役舊有縣

上元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本

役餽送陋規亦一概全革以防舊弊復萌此番立定章程務期實力遵守所糧長吏胥須知法在必行行期必力切勿物奉陰違自設法網爾無知百姓切勿受人愚弄自損脂膏所有應存應革條款開列于後曉諭城鄉仍刊木榜樹立縣前倉前垂之永久毋違應存項一該戶書經管冊籍文案紙張飯食等項在所必需應準每圖貼銀四兩計六十五圖共貼銀二百六十兩其餘全行裁減一本圖管冊每年查造額征銀米細冊紙張飯食等項在所必需應準每圖貼銀二兩計六十五圖共貼銀一百三十兩其餘

全行裁減 一縣令爲親民之官據報衣箱馬踏看堂扛握燈籠火把支更等項每日約需去十名每名雇值三分每准每圖貼銀一兩六錢六分零計六十五圖共貼銀一百八兩 以上三款每縣共存輪年大貼銀四百九十八兩 應革項下一全革漕糧南米貼費上元縣銀二千九百餘兩江寧縣銀三千九百餘兩米一千九百餘石查漕糧南米聽花戶各自赴縣完納其應交之費已經定有章程極爲省減不許混入大貼里長重價已交 一全革上元縣代交南豆之弊查南豆原係正供應聽花戶赴縣自納不

上元縣志

卷三十六

藝文

全

許混入大貼包交 一裁革江寧縣冊書浮費銀九百一十兩 一全革里歇貼費上元縣銀二千二百餘兩江寧縣一千六百餘兩查花戶完糧隨處住宿聽其自便何用里歇盤踞勾引作奸茲弊宜行嚴禁違此立拿處死 一全革上元縣每年春冬備席會糧銀七百餘兩查係糜費應行節省 一全革催差盤纏貼費上元縣銀七百八十餘兩江寧縣銀一千三百兩查在官人役承差辦公分所當爲卽頑戶抗糧致被差拘亦係一人之事何得累及通圖 一全革承直院司府道廳各衙門及 欽差經臨伺候執

事夫役上元縣銀六百三十二兩江寧縣銀一千四百五十二兩查在省各衙門執事應令各衙門人役自值需用水火打掃等夫應動養康自備過覓清書應設法辦理其拜牌接訟等項應動校尉力士支到工食臨時僱用 欽差各大人到省及祭祀行香迎禧迎春巡城秒審等項應動府屬走遞夫皂工食臨時僱用扛握行李卷箱等項應令遞運所水旱承差至科場三年一舉應動公銀辦理均不許派之里圖取之縣書以省苦累 以上共革上元縣銀九千一百七十餘兩江寧縣銀一萬六百七十餘兩米一千二百餘石此後或將已革之款捏辭再取或於革款之外藉名另派嚴令治罪斷不姑寬慎之凜之

